

## &gt; 游记

## 天惠园的静心之旅

□ 王丽环

## &gt; 闲话

## 且听穿林打叶声

□ 张琰如

当我第一次踏入天惠园,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一座由52块顶级大理石精心打造的双面九龙壁赫然入目,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九条巨龙在云海中翻腾嬉戏,姿态各异,栩栩如生。我不自觉地将手机调至静音。

朝照壁的右方走去,一股花草和泥土的芳香沁人心脾,我深吸一口,轻吐,置换我体内浊气。阳光轻抚着湖面,轻烟泛起,湖面上漂着几叶小舟,小舟中俏皮灵动的女子撑着油纸伞,让我有了一种穿越的虚幻。我在一株株紫荆花树下停住脚步,抬头仰望,心中好一阵欢喜,急性子的花朵早已满枝开遍,紫色花蕊以傲人之姿在风中摇曳。鲜嫩的花苞则俏皮地嘟着嘴摇头晃脑。我想,如果贾探春闲庭信步时见此情景,定会借此契机发起一个诗社,让众人尽情挥洒才情,过足写诗的瘾,史湘云会不会喝酒吟诗之后,又醉卧于此?

天惠园,后倚苍山,俯瞰洱海,仿佛汲取了岁月的灵气,此处草木葱郁,生机盎然。漫步园中,曲径通幽;登台眺望,湖面澄澈,蓝天白云倒映在湖中。我被引鹤桥所吸引,它宛如一条巨龙卧

于湖面。虽说园林设计大多有其相似之处,但引鹤桥的建造,让我深深敬佩能工巧匠们的匠心独运。

大理的冬天将要落幕,春天即将登场,梅花梨花落英缤纷,香樟、桂花、古茶树等枝叶繁茂、亭亭如盖,清香木含烟吐翠,无数奇花异草竞相争艳,天惠园早已姹紫嫣红开遍。微风轻拂,太阳仿佛是个调皮的孩子,倒映在澄澈的湖水中。我想林黛玉见此美景,是否会吟出“绿波轻唤美人眸,紫荆吐蕊归客头”“借得日照泛光芒,偷得月光一缕芳”“艳阳藏于水无声,倩影三千人牵魂”又或是“日落玉湖生紫烟,独看洱翠挂前川”。

一群匠人花费13年的心血建造天惠园,榫卯、抬梁、走马转角楼等6大营造法式,卵石砌墙、金包玉、马头墙等多项濒危技艺,26座风格各异的门楼、22栋白族传统民居,完整地呈现了从宋代到民国的大理民居演变史。楠木大门上温润的触感,“七排九路”门钉,门上那座“象鼻吹莲”斗拱,园内的照壁上“百鸟朝凤”栩栩如生。曼陀花雨厅广场,盛德宫屋脊上排列九只脊兽,采用“重檐五脊庑殿顶”的

屋顶,鹤立鸡群般以绝对的高度优势俯瞰万物的翠华楼,梁柱间精巧的榫卯结构,屋檐下绚丽的彩绘……细节里都藏着独具匠心,仿佛诉说着时光流转,他们捧出的文化瑰宝令人叹服。

当我触摸到梁、瓦、木、石的温度,仿佛聆听到其中的回响,园中的一草一木,一砖一瓦,一池一楼阁,无一不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。就每个细节都可以写出很多文字,因才情有限,只能感叹:精妙一时吟不出,果然万物争光辉。

走进天惠园,心会立刻沉静下来,静静聆听内心的声音,享受和自己相处的时刻。作为一个作者,大量输入和学习的过程,漫长而艰苦。我应有十年磨一剑的沉静与坚持,细细打磨,才能捧出清冽的甘泉。在天惠园,时光变得闲适、悠然、安逸,可以抚平一道道生活的刻痕。

现在,到处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,钢筋水泥房里满是快节奏的紧绷。世界太喧嚣,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,褪掉包裹的外衣,放弃无效社交,专注自己内心的平静。春花夏雨,秋叶冬雪。感受宠辱不惊的淡泊,看尽世间繁华的坦然,是远离喧嚣的宁静与自由,遇见天惠园就是一次与自己的静心长谈。



《共赴新征程》(中国画) 李小亮作

## &gt; 故里

## 清明,点一盏心灯

□ 余军江

连日阴霾,提醒清明节期将至。古人描绘清明,如逢阴雨,则是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;若遇晴天,画风就逆转为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”了。清明节,正是这样一个令人悲欣交集、冷暖交织的节气。

小时候,老家村口有一座石桥,每逢春节、元宵、清明和中元节,人们会在石桥上插一根竹竿,竿顶挂一盏灯笼。入夜后灯亮,烛尽后灯灭。从未看到过点灯人,也从不知晓为何点灯。如果春节和元宵节是为了给路人照明,那么清明节和中元节又是给谁指路呢?

当我夜归后,带着这种疑惑询问父母时,父母脸上总有一丝惶恐。他们不告诉我答案,还让我噤声勿语,乖乖回房睡觉。但对于一个敢在夜色中故意吓唬人的顽童来说,什么是惧怕啊?我小时候之所以胆子特别大,可能跟自己出生于清明节的前一天有关吧。

奶奶过世的时候,村口的石桥还在。父亲和几个同辈人商议,要赶紧准备下竹竿和灯笼,入夜前须将灯笼挂上竹竿,将竹竿插上石桥。他们专门委托一个人办理此事,那人是本村的守夜人。那天晚上,我看到石桥上的灯笼又亮了起来,这才明白,灯笼的亮起,还有其他不特定的时间段。

时光荏苒,岁月轮回。再后来,我的外公、外婆,甚至我那不足六旬的二舅先后离世,村口的石桥上都曾为他们点亮一盏灯。这些年,看着父辈们日渐苍老,自己也已满鬓白发,这才明白,人世间的,最重者莫过于时间的流逝。

前两年,父亲被确诊为前列腺癌,于是去省城做手术,由于发现得早,虽然吃足了苦头,但总归命是保下来了。我常为之庆幸。但同一时期,我的一位亦师亦友的忘年交,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在我的眼前,他从一个敏捷干练的“老法师”,

一下子变成一个弱不禁风的枯瘦老头。一次小小的感冒就要了他的命,让我感叹生命的脆弱。

在老家农村休养的父亲有时会告诉我村里的一些新闻。如那座由石桥改建的混凝土桥上,新近又装上了太阳能路灯。到了晚间,就再也不用挑灯点烛,那路灯射出的光芒,能将整座桥连同旁边路面照得如同白昼,老家石桥挂灯笼的传统从此成为过往。

父亲的“新闻”,让我重新勾勒出石桥上那盏灯笼的轮廓。那细长的竹竿,那昏黄的灯光,那迎风摇曳的忽明忽暗,那灯笼上偌大的“清明”二字仿佛就在眼前。而这一切,到了今年的清明节,便再也看不到了。它在物质形式上的消亡或许是时代衍变的必然,但是从精神层面上而言,这盏灯可能从未熄灭,它是生者对逝者的一份追思和祭奠。无灯可点的时候,就会有一盏心灯点亮。

人生的馈赠贵在于人的感觉、感知与感悟。人能如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写到的看见“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”,看到世间的美好;人能听到如李凭弹箜篌时“昆山玉碎凤凰叫,芙蓉泣露香兰笑”的美妙,听到人间的天籁;人还能品尝汪曾祺笔下高邮咸鸭蛋的滋味……人的五官赋予人认识和感知世界的能力,并由此生发出自己的理解和领悟。是林觉民在乱世中写道:“吾自遇汝以来,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是眷属……”是张孝祥在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中落墨的“应念岭海经年,孤光自照,肝肺皆冰雪。”亦是每个平凡之人在平凡生活的一点小确幸、小辛酸。凡此种种,皆为人生的馈赠。

人应该活得更像人。康德说:“人是目的,而不仅仅是手段。”AI时代,有了人工智能的助力,人应把更多机械的缺乏创造力的工作交给人工智能,让人回归人的本位,使人获得更多的时间和自由仔细品味人生。我们应如苏轼在《观潮》中写的“到得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”那样专注当下,如辛波斯卡说的“玫瑰是红的,紫罗兰是蓝的,糖是甜的,你也是”那样以一颗细腻敏感之心碰触世界,如鲁迅先生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”那样热烈地生活,彻底告别以往浑浑噩噩、浪费生命的生活习惯。

从DeepSeek想体验一场暴雨,AI流露出对人生的向往,AI知道“幸而为人”。身为人类,我们更应无比清楚——生而为人,何其有幸!伴随着技术的进步,人应从“工具人”做回人本身,不妨且听穿林打叶声。